

笠詩精神堅持四十年

文／陳千武



台灣新文學的發軔，於一九二二年前後才出現小說、新詩等創作作品，迄今已有八十年歷史。《笠詩刊》創刊於一九六四年，剛好佔了新文學歷史一半的時間。

■ 笠創刊與台灣精神的崛起

回想《笠詩刊》的創辦，係吳濁流先生要獨資發行《台灣文藝》雜誌，在台北召開籌備會，會中討論雜誌內容以小說、隨筆、漢詩為主，要如何徵稿發稿費等問題。在場聆聽的吳瀛濤、趙天儀、白萩和我等，幾位新詩朋友覺得是局外者。會後到吳瀛濤家中閒談時，吳先生強調台灣極需一本純詩刊，以符合國際潮流的新詩創作，推動台灣精神的崛起，振興台灣詩文學，結果要我回中部聯絡詹冰，詹冰很高興，立即請中部幾位詩人到卓蘭他的家中作客，討論並決定《笠詩刊》出版發行細節，採同仁雜誌方式進行。因此，由吳瀛濤邀請十二人參與而集稿，繼《台灣文藝》於四月創刊後，六月即出版《笠》創刊號。

日治一九三九年八月，我發表第一首新詩進入詩壇，便透過詩作認識吳瀛濤。他寫新詩又研究台灣民俗，是一位熱情溫和、待人親切、令人敬佩的長者。《笠詩刊》的存在，可謂是他愛台灣的真摯性所促成而誕生的。

按一九四五年八月世界二次大戰結果，十月十五日中國政府指派陳儀就任台灣行政長官，之後，翌年二月十二日公佈：「肅清日人所遺文化毒素，規定查禁圖書雜誌原則八項」，造成台灣人變成文盲，無法看書看電影，不能唱歌講日本話，甚至也被禁止講各地的母語，造成變態的無文藝社會。掛上中華民國國民徽章，只能奉行中國五千年優秀的古董文化而擁護自我。如此，由政治性的壓迫台灣依據歷史上自行推衍的文化受到損失，而這種損失受害的並不只是台灣人民，應該是國家文化整體性的影響，且自目前影響到將來的發展。然而缺乏文學教養的政治人物卻無法識破這一點。這種台灣人遇到的精神上的悲哀，似應透過詩文學的創作推展來彌補，希求恢復正常的精神發展。吳瀛濤認為，詩的精神作業可以得到心靈改造，因此期待《笠詩刊》的創刊與繼續發行能營造「台灣精神崛起」的任務。

■現代新詩的思考

現今，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「詩」是精神作業的產物，要表現心靈的動態。因而有人寫詩或欣賞詩，便從心裡之外的東西去追求，以為詩是豐富的「知識」所組成，而以理論造成詩的語言。

其實，詩是用思考的語言來表現，語言本身含有音樂的要素。代表語言的文字，具有視覺色彩的形象、線條、光與影（亦即繪畫、雕刻）的要素，而語言的思考表現是有意義性、趣味性（亦即小說或戲劇）的故事。就這些意義來說，詩是站在所有藝術的最前鋒和最高處給人欣賞的。

然而，在台灣新文學八十年的歷史上，一直被公認最活躍普遍接受的是，「寫實主義的小說為台灣文學的主流」，而忽略了現代新詩創作推廣的重要性。說詩，就指三百多年歷史的漢文舊詩吟詠，覆轍於形式與音樂性的稚嫩文學裡陶醉自樂。

在世界文學創作實踐的潮流裡，處於精神作業最前衛的現代新詩創作，不但不被重視，甚至有被排斥的事實情形。例如，日治時期於一九三五年，推行超現實主義詩創作的《風車詩刊》，一年僅出版四期便被逼不得不停刊。另於一九三九年組織台灣詩人協會，出版機關雜誌《華麗島》，也僅發行創刊號一期，不但雜誌停刊，連詩人協會的團體也遇到解散的厄運。戰後，中華民國政府的專制政策，更明顯苛刻地排斥紀弦於一九五六年成立現代派，推行現代新詩精神運動，而主張詩是「橫的移植」便受到攻擊，以「抵觸中國五千年優秀文化」為由被趕走。同為實踐現代詩運動的《藍星詩刊》，即轉向推行「新古典主義」詩創作。另一《創世紀詩刊》也從「民族詩型」詩創作，改為「超現實主義」詩運動，卻藉口「超現實」，實質推動「超脫現實」與現實無關的詩創作。

台灣這種事實，轉看日本國內詩壇，卻積極不斷地吸收世界性現代文學創作思潮與論述批評，積極自由發揮思想的表現有其功效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不同？那是因為外來政權的殖民政策，反對台灣民眾接受世界性的自由民主和自覺獨立的精神活動，為主要的原因吧。

說到這裡，回顧《笠詩刊》四十年的新詩精神作業，實踐詩創作的成果，對提升個人的教養、陶冶情操、認清自己實存的尊嚴上，確實有其不能忽視的重要性。

■詩創作的兩大類別

推動現代派運動的紀弦，於一九六四年停辦《現代詩刊》而移民美國之前，寫一封公開信給當時《笠詩刊》主編趙天儀，看其內容，顯然有意把多年實踐過具有成績的現代新詩精神創作運動，請《笠詩刊》繼續推動下去。他在公開信的最後說：「把現代詩分為『有所表現的』及『無所表現的』兩大類，前者歸隊於自由詩，而後者則放逐到『偽』詩與『非』詩的地帶去。」

且看嗣後四十年來的台灣現代詩，正如紀弦所斷言的，顯然分成兩大類的創作風格實踐流傳下來了。《笠詩刊》則實踐「有所表現的」現代詩，吸收寫實、實存、象徵以及新即物主義等現代派寫作手法，加以超現實主義表現潛意識的技巧，寫成具意象主題的詩。而所謂「無所表現的」詩，僅注重形式美的虛無創作，即由《創世紀詩刊》為中心的超現實主義遵奉者們，藉由「切斷」與「連結」微妙的技巧，製造優美語言的形式無意象主題的詩，且強調說是「為藝術而藝術」的作品。

為了實際體會上述兩大類不同的詩意象，茲舉例同以「天窗」為題的兩首詩作為比較吧。

〈天窗〉 龔顯榮（笠詩刊同仁，1988年作品）

我的屋頂開一天窗，夜夜我透過天窗向外凝望，
凝望那一片黑暗，我沉思黑暗幾時會出現曙光，
我沉思黑暗還要帶給人類多少哀傷。

父親的墳墓上也開一天窗，他的骨骸也怔怔地，凝望外面的黑暗，四十年來他夜夜在沉思孩兒們是否看到亮光，感嘆多少人的血汗揮灑在黑幕上。

——中略——

我的屋頂開一天窗，四十年前父親從天窗逃離一去不返，父親墳墓上開一天窗，請你良知上也開一天窗，天窗外面的黑暗總有一天會透進五彩的光芒。



龔顯榮這一首詩，透過天窗凝視外界，一方面書寫自己內部的愛，對於遭遇的災難不發一句怨言，指望著五彩的光芒，祈願世界的光明和平。語言平易有秩序，令人感受其所表現的主題意象。

〈天窗〉 鄭愁予（創世紀詩社同仁）

每夜，星子們都來我的屋瓦上汲水
我在井底仰臥著，好深的井啊。

自從有了天窗
就像親手揭開覆身的冰雪
——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

星子們都美麗，分佔了循環著的七個夜，
而那南方的藍色小星呢？
源自春泉的水已在四壁閒蕩著
那叮叮有聲的陶瓶還未垂下來。

啊，星子們都美麗
而在夢中也想看的，祇有一個名字
那名字，自在得如流水……



鄭愁予的〈天窗〉是想像假設空之美的描繪，如果我的屋瓦上汲水的星子，仰臥在深井底，都是缺乏實感的虛無語言。美麗的星子，循環的七個夜也只是排列的抒情，全文感覺不到有意義的內容，也就是無所表現的詩。

■笠的業績

戰後，台灣的文化與海外各國斷絕而孤立了長時間，到《笠詩刊》創刊後才與日本、韓國、美國等互相交換刊物而交流起來。一九六六年二月提供詩刊詩集八十多件，參加日本「早春的詩祭」展覽。一九八〇年起由台、日、韓之國聯繫，出版《亞洲現代詩集》六冊，也舉辦「亞洲詩人會議」六屆，並出版會議論文暨詩作品集等。「笠詩社」在國內也將同仁個人詩集出版數十冊，還有詩集五大冊、詩論選集數冊等，堅持了四十年的詩精神確屬非凡。